# 第一章

## 一

我二十一岁时，正在云南插队。陈清扬当时二十六岁，就在我插队的地方当医生。我在山下十四队，她在山上十五队。有一天它从山上下来，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。那时我还不大认识她，只能说有一点知道。她要的事是这样的：虽然所有人都说她是一个破鞋，但她以为自己不是的，因为破鞋偷汉，而她没有偷汉。虽然她丈夫已经住了一年监狱，但她没有偷汉，所以她不是破鞋，但她不明白人们为什么说她是破鞋。如果我要安慰她，并不困难，我可以从逻辑上论证她不是破鞋：如果陈清扬是破鞋，即陈清扬偷汉，则起码有一个人为其所偷。如今不能指出某人，所以陈清扬偷汉不能成立。但是我偏说，陈清扬就是破鞋，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，因为所有人都说她是破鞋。陈清扬找我证明她不是破鞋，起因是因为我找他打针。这事经过如下：农忙时队长不叫我犁田，而是叫我去插秧，这样我的腰就不能经常直立，认识我的人都知道，我的腰上有旧伤，而且我的身高在一米九以上。入戏如此插了一个月，我腰痛难忍，不打封闭就不能入睡。我们队医务室那一把针头镀层剥落，而且有倒钩，经常我腰上的肉钩下来。后来我的腰就像中了散弹枪，伤痕久久不褪。就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起十五队的队医陈清扬是北医大毕业的大夫，对针头和钩针大概还能分清，所以我去找她看病，看完病回来，不到半小时，她就追到我屋里来，要我证明她不是破鞋。陈清扬说，她丝毫也不藐视破鞋。据她观察，破鞋都很善良，乐于助人，而且最不乐意让人失望。因此她对破鞋还有一点钦佩。问题不在于破鞋好不好，而是她根本不是破鞋。就如一只猫不是一只狗一样。假如一只猫被人叫成一只狗，它也会感到很不自在。现在大家都管她叫破鞋，弄得她魂不守舍，几乎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了。陈清扬在我草房里时，裸臂赤腿穿一身白大褂，和她在山上那件医务室里装束一样，所不同的是披散的头发用个手绢束住，叫上也多了一双拖鞋。看了她的样子，我就开始捉摸：她那件白大褂底下是不是穿了点什么呢，还是什么都没有穿。这一点可以说明陈清扬很漂亮，因为她觉得穿什么不穿什么无所谓。这是从小培养起来的信心。我对她说，她确实是个破鞋，还举出一些理由来：所谓破鞋者，乃是一个指称，大家都说你是破鞋，你就是破鞋，没什么道理可讲。大家都说你偷了汉，你就是偷了汉，也是没什么道理可讲。至于大家为什么说你是破鞋，照我看是这样：大家都认为，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，就该面色黝黑，乳房下垂。而你脸不黑，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，所以你是破鞋。假如你不想当破鞋，就要把脸弄黑，把乳房弄下垂，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了。当然这样很吃亏，假如你不想吃亏，就该去偷个汉来，这样你自己也认为自己是个破鞋。别人没义务先弄明白你是否偷汉再决定是否管你叫破鞋，你倒有义务叫别人无法叫你破鞋。陈清扬听了这话，脸色发红，怒目圆睁，几乎就要打我一耳光。这女人打人耳光是出了名的，好多人都吃过她的耳光。但是她突然泄了气，说：好吧，破鞋就破鞋吧，但是垂不垂黑不黑的，不是你的事，她还说，假如我在这些事上琢磨得太多，很可能会吃耳光。倒退到二十多年前，想我和陈清扬讨论破鞋问题的情景，那时候我面色焦黄，嘴唇干裂，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，头发乱如败棕，身穿一件破军衣，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，翘着二郎腿，坐在木板床上，完全一副流氓相。你可以想象陈清扬听到这么个人说起她的乳房下垂时，手心是何等的发痒。她有点神经质，都是因为很多精壮的男人找她看病，其实却没有病。那些人其实不是去看大夫，而是去看破鞋，只有我例外。我的后腰上好像被猪八戒筑了两耙，不管腰疼真不真，光是那些窟窿也能成为看医生的理由。这些窟窿使她产生一个希望，就是也许她可以向我证明，她不是破鞋，有一个人承认她不是破鞋，和没有人承认她不是破鞋不大一样。可我偏让她失望。我是这么想的：假如我想证明她不是破鞋，我就能证明她不是破鞋，那未免也太容易了，实际上我什么也不能证明，除了那些不需要证明的东西。春天里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，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，好像在跳芭蕾舞，从此后他不断的给我穿小鞋。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，只有以下三个途径：1.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；2.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；3.我是无手之人，不能持枪射击。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能成立。队长家确有一直棕色母狗，该母狗的左眼确是后天被打瞎，而我不但能持枪射击，而且枪法极精。在此之前不久，我还借了罗小四的气枪，用一碗豌豆做子弹，在空粮仓里打下了二斤耗子。当然，这里枪法好的人还有不少，其中包括罗小四，气枪就是他的，而且他打瞎队长的母狗时，我就在一边看着。但是我不能揭发别人，罗小四和我也还不错。何况队长要是能惹罗小四，也不会认准了是我了。所以我就保持沉默，沉默就是默认。所以春天我去插秧，撅在地里像一根半截电线杆，秋收后我又去放牛，吃不上热饭。当然，我也不肯无所作为，有一天在山上时，我正好借了罗小四的气枪，队长家的母狗正好跑到山上叫我看见，我就射出一颗子弹打瞎了它的右眼。该狗既无左眼，又无右眼，也就不能跑回去叫队长看见----天知道它跑到哪儿去了。